

罗马尼亚籍原天主教牧师大卫·本杰明·柯达尼



当被问及你是怎样皈依伊斯兰的问题时，大卫·本杰明·柯达尼这样写道：

“我皈依伊斯兰，完全是由于大能的安拉的怜悯和指引，而别无其它原因。若无此引导，任何所谓的追求真理者都将走入歧途，他们为此而进行的学习、研究和努力，也都将付之东流。从我相信安拉绝对独一的那一刻起，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就成了我行为的榜样。”

阿卜杜·艾哈德·达乌德，原名大卫·本杰明·柯达尼，B.D.，前罗马天主教东仪主教会牧师。1867年出生于波斯（西南亚国家，现在的伊朗）乌尔米耶市（今伊朗西阿塞拜疆省首府），年幼时在该市受过教育。1886-1889年（三年）他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委任在乌尔米耶亚述基督教（基督教教派）教会担任教员。1892年，他被红衣主教沃恩派往罗马，在传信公学潜心学习哲学和神学，并于1895年晋铎。在那一时期，他在《碑铭》（The Tablet，是一份创立于1840年的国际性天主教周刊——译者注）上发表了“亚述、罗马和坎特伯雷”一文；同时在《爱尔兰纪事》上发表了“《摩西五书》考证”等许多文章；他将《万福玛利亚》翻译成几种语言，发表在《天主教使团画册》上。1895年，在去波斯的途中，曾逗留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港市，现称伊斯坦布尔）。期间，他用英语和法语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在《黎凡特先驱》上发表“东正教会”文章。1895年，他在乌尔米耶加入（天主教）遣使会，并在当地一家被称之为Qala-La Shárá的古叙利亚语杂志，即《真理之音》上第一次公开该使团的历史。1897年，他作为乌尔米耶和萨勒马斯（西阿塞拜疆省的一个郡）两地的东仪天主教会的代表，出席了红衣主教保罗在任时在法国巴莱毛尼镇（Paray-le-Monial）主持的东正教圣体大会。这是一次正式邀请。“教父本杰明”所宣读的文章在《圣体大会年报》上发表，那一年称为“Le Pelirin”。在这篇论文上，主教大祭司（他的正式头

衔) 指责天主教的教育体制, 并预言在乌尔米耶很快会出现俄罗斯牧师。

1898年, 教父本杰明又返回波斯。在距离乌尔米耶大约一英里远的乡村迪格拉, 办起了一所免费学校。次年, 他被教会当局委派负责萨勒马斯主教教区, 而在那里东仪天主教会大主教胡德巴沙和遣使会教父之间由于长时间的争执和相互诽谤而发生了重大分裂。1900年元旦, 教父本杰明在一次大型圣会上做了他最后的和难忘的说教, 与会的还包括许多非天主教信徒的美国人、萨勒马斯圣·乔治大教堂的胡德巴沙等。那次说教的主题是“新世纪新人”。他指出, 在伊斯兰教出现以前, 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们在整个亚洲大陆宣传福音; 他们在印度(尤其是在马拉巴海岸)、鞑靼地区(Tartary, 13和14世纪被蒙古人统治的东欧和北亚的广大地区。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这一地区向东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译者注)、中国和蒙古等地建立了许多的教堂; 他们将《福音》翻译成突厥语和其它诸语言; 天主教徒、美国和英国的传教使团, 尽管他们在亚述景教民族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善事, 但他们使波斯统一的民族四分五裂, 使库尔德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产生出许多相互敌对的教派。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崩溃的。因此, 他建议, 本土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起来, 决不能依赖外来使团。

来自美、英、法、德、俄等五大国圣公会使团、由有钱的宗教界所支持的学校、出版社, 以及各国的领事、大使等, 都试图使拥有人口十万之众的基督教异教的亚述景教皈依统一的基督教或者五国基督教派别中的一个。但是, 俄罗斯使团很快超过了其它使团, 该使团在1915年进入, 它能够强迫波斯的亚述人和库尔德土著部落迁移到萨勒马斯和乌尔米耶平原, 让他们拿起武器对抗他们的政府。结果他们一半人死于战场, 其余则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了。

长久以来滞留在这个牧师脑海里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现在已到了极点。这形形色色的伪信、欺骗、篡改天经……, 基督教还能是上帝的正教吗? 1900年夏天, 他辞职后隐居到迪格拉村著名的查理·邦拉格喷泉附近的一个建于葡萄园之间的小别墅里。隐居的几个月里, 他每天都在祈祷和冥思, 一遍又一遍地读《圣经》原文。此危机最后以正式辞掉他在乌尔米耶东仪天主教会大主教之职务而告终。他坦诚地解释他放弃大祭司职务绝不是由于教士图迈·敖杜的原因。教会再三努力挽留本杰明牧师, 但都无济于事。本杰明牧师与教会的其他头面人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或分歧, 问题的根本所在, 只有他自己明白。

达乌德(后用名)曾受聘在大不里士(伊朗西北部城市)工作, 是比利时专家手下的一名波斯邮政和海关检查员, 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做了穆罕默德·阿里·米尔萨王储的老师 and 翻译官。1903年, 他再次访问英国, 并在那里加入了唯一神教协会。1904年, 他受英国唯一神教协会委

派，到他自己的国家从事教育和宣传工作。在去波斯的途中，他走访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会见了伊斯兰著名学者扎马鲁丁·安凡迪长老以及其他学者，不久他宣布皈依伊斯兰。